

種二第書叢小火烽

我們的血

著以 靳



版出社火烽

售代總社版出活生化文

種二第書叢小火烽

我

們

的

血

著 以 靳

種二第書叢小火烽

我 們 的 血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四月廣州印刷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五月初版發行

實價國幣一角二分

著 者 靳 以

發行者 烽 火 社

總經售

文化生活出版社

上海巨瀾路福潤里
廣州惠新東街二十號
漢口德潤里第四十號
重慶天主堂街三十號

有著作權

禁止翻印

目次

第一輯

失去爹媽的根子(小說).....一

第二輯

沒有了家鄉.....五

我的話.....一〇

我們的血.....一二

我們的國家.....一四

告我們的友人.....一六

火中的孤軍.....一九

抗戰是唯一的路.....二一

願是士兵中的一個.....二二

短簡.....二四

在上海.....二八

第三輯

我的家鄉(詩).....三〇

他們是五百個(詩).....三六

第四輯

雙十節.....三九

憶魯迅先生.....四〇

失去爹媽的根子

不知道被誰從睡夢中推醒來，六歲的根子糊里糊塗走了許許多多的路。在先他還以為是做夢，到兩條腿再也拉不開了，腳底磨得生痛，他纔記起來這不是夢。

他把臉朝右仰望一下，爹爹的眉頭緊繃着，汗水滴下來，右肩担了兩竹筐破亂的什物；一句話也不說，靜靜地走着。朝左望望媽媽，媽媽的臉顯得更長了，懷裏還抱了兩歲的妹妹，一面走，一面扯開了衣服，讓孩子吮着乳頭。他再也走不動了，就叫着：

「爹，我要歇歇！」

沒有人理他，被爹爹和媽媽各拉了一隻的手，更拉得有力了，想撒賴坐下去也不可能。正在這時候，突然轟地一聲響，他大大打了一個寒戰，兩條腿就像有了力氣，不知不覺地比先前走得更快了。路上的人擁擠着，誰也不能停留下來，或是把腳步放慢。都是朝了一個方向走，好像那邊就是天堂；可是誰也沒有想到天堂的哪一個角落，是準備來安置他們的。

忽然間，後面的人跑起來了，許多人跑到他們的前面去。他正想不出這是爲了什麼，他就聽見粗暴的聲音叫着：

「入各雅路——快快的——」

他實在是沒有法子跑，爹爹也像是精疲力盡，穿着草黃軍服的日本兵，從後面一槍托正打在爹爹的背上，跟跄地跌下去，把他也拉倒在地上。媽媽懷裏的妹妹，哇的一聲哭了。

「快，快，」

明晃晃的槍刺在爹爹的眼前閃着，爹爹和他都爬起來，收拾打翻了的竹筐，帶釘子的皮鞋又踢在爹爹的身上。

爹爹不喊痛，只是咬緊了牙，把竹筐收拾好，又牽了他的手朝前迅速地走着。

「這是怎麼一回事呵？」

他問着爹爹，爹爹並沒有告訴他，只是說：

「不要多說，快走！」

一路上他聽了不少大小爆炸的聲音，他想問爹爹這是不是過年放爆竹，他沒有問，因為他想到爹爹不會回答他，而且他也想到過年時候每人的臉上都帶了一副快活的樣子，不會像這樣愁眉苦臉的。

終於他們走過那座大橋，根子深記得就是前幾個月那座橋不知道為什麼戴了一頂電燈的帽子，現在那頂帽子沒有了，下面堆了沙袋和有刺的鉄絲。他們是從一條縫裏鑽過來的。

過了橋，他真走不動了，爹爹纔把肩上的擔子放下，他就坐到地上。媽媽倚着牆，把孩子交給爹爹。

抱。他忽然想起來他所鍾愛的那隻大黑貓，就問：

「媽媽，怎麼不把黑貓帶出來呵？」

「小鬼，你當我們幹什麼去，我們是逃難呵！」

隨着這句話來的是一巴掌，把他打哭了。

淚眼模糊地，他看到許多條腿在他面前幌過去，好像那隻大貓來了，他高興地站起來，走近纔看出是一個外國巡捕。

那外國巡捕不說話，用手揮着，爹爹好像懂得了，把孩子又交給媽媽，挑起擔子走。他的兩隻手，又爲媽媽分拉着向前捱路。

街上的人真多，車也多，有的路却很空靜，因爲不許他們這樣的人走過。他又想起爹爹說的逃難有點不明白，就問：

「逃難是怎麼一回事呵？」

「問什麼，奔命吧！」

走到什麼地方想歇歇腳也不可能，這邊到那邊，那邊又要朝前走。他真有點不明白，好好地爲什麼不呆在家裏，東走西走，實在却是沒有地方可走。

突然間一聲不知有多麼大的音響，像是把他的兩隻耳朵都震穿了，眼前只是白茫茫的一片，什

麼也看不見，覺得兩隻手緊緊地被拉向地下。他沒有倒，還站在那裏，臉和身上都覺得濕膩膩的。漸漸地他看見爹爹和媽媽都伏到地上，小妹妹不知到哪裏去了。

「這是怎麼一回事啊？」

再沒有人回答他，不但爹爹的嘴不能再張開來，就是頭也不知道飛到哪裏去了。媽媽的另一隻手臂不見了，背上的骨頭都露到外面。爹爹媽媽牽着他的兩隻手，仍舊沒有放鬆。

他哭了，沒有法子用自己的手抹眼淚。他雖然是盡力號着，許多急救車的警笛聲和鈴聲却蓋住了他的聲音。

六歲的根子，就這樣永遠地失去了他的爹爹和媽媽，報紙上的記載說他是幸運的生存者。就是這樣活下來也許不是幸運的，他該記得殺死他的媽媽的仇人，長大了懂得復仇，那他纔真是幸運的生存者了。

沒有了家鄉

原不知哪裏纔是我的家鄉，我只知道我的出生地和消磨了我童年和少年的城市，都先後淪陷於敵人的手中，就是現在我所住的這個城，敵人也正以他們窮兇惡極的臉相撲上來。

那是六年以前的事，留在我童稚的記憶中的M城，敵人以之爲爆發點似地，突然使之變了顏色。不久，向南向北分途的侵掠，三千萬人民從此失去了他們的祖國。雖然有強悍的個性，由於多少年來當政者的專橫，他們多已成了和善的羔羊。而這些羔羊對更強暴的敵人，只有哀哀的鳴叫。於是忍受苦痛的煎熬，一日復一日地，過去了整整的六年。有誰可以埋怨呢？我確信那些人並不甘心在鐵蹄的踐踏下過着日子。雖然他們有的是愚昧，但是他們總也能知道「好或壞，那總是我的國家。」現在還有什麼可說的呢？若是那時候我們就下了堅強的決心，即使節節敗退，要多少時日敵人纔可以佔據了關外整個的大草原？那不只是草原，那有雄偉的山嶺，激湍的河流，大的城市，和無數的小的屯堡。在那上面，松柏掩蓋了所有的崗巒，即是在積雪的山巔，它們也傲然地立着。在地面下，它們的枝幹，經過了若干年月的掩埋，化成烏黑的煤，作爲無盡的寶藏。只要張開眼，伸出手去，就都是財物呵！可是連同那三千萬人民，都陷在敵人巨大的魔手裏。

我懷念那個城，每自想起了那個城，就喚起以九月的冰雪鋪滿我的記憶，是的，那邊在九月，就

始降雪了。自從落下來，就不再融化，漸漸積厚，經冬過春，直到來年的三月，正值江南桃花開放，冰和雪纔融解。那寒冷，雖然爲人畏懼，却也爲人喜歡。它冷得爽快，勇猛，就連大地也不得不裂開縫隙。這纔是寒冷，要凍掉你的鼻子，你的耳朵……而那裏的人，就以更剛毅的精神來對抗，耐苦，慣在山野裏奔馳；可是他們却被馴成鐵檻裏的獅虎，失去了粗獷的個性，只在弄獸者的手下如意旋轉。當一個更高明更兇猛的弄獸者代替了前一個，他們只有更馴順些，雖然在心胸中是更苦痛些。它原是能怒吼的，現今連聲音也失去了。還活在那方土地上的，以最大的力量忍受一切的苦痛，被敵人當做牛馬；逃了出來的，幾年裏只陷在絕望之中。惟向東北眺望，幻想雪下的家鄉，成熟的大豆和高粱，還有那親愛的土地和家園呵！他們多半是默獸的，被再三問詢着，纔說：

「還有什麼可說的呢，咱們是沒有了家鄉，走到哪兒不都是那麼飄飄搖搖，沒有個準兒。誰不想自己的家，不去想，又有什麼法子？葉子落了還得歸根，我們要是完了，連個根也沒有！」

是的，連個根也沒有，我也深深地覺得。我的根也是生在那方的土地上，可是被鏟了去，一年，兩年……一直是六年了。

可是敵人的貪婪是無盡的，他們巧妙地把和平的外形來逼使我們漸漸地僵亡。一旦我們感到丁室息，要掙扎一下，於是他們就以兇惡的臉相出現，爽性把利刃插在我們的身上。這就使T城和P城，因爲不甘僵死，相繼地也落在敵人的鐵掌裏。

在T城，我經過六年學校時代的光陰，我所住的就是這次完全被敵人燬去的N校。如果我的記憶中還有學校生活的影子存在，那就只是這個學校在我的腦子上刻下了深的印象。我愛它，當我離開了它；可是却記得在學校的時候我並不愛它的。除開了這麼一個學校，幾乎我一無所戀。我厭惡那守舊的、蹣跚的、眼光短小的、自私的市民們。他們多半是沒有用的傢伙，只貪圖一點眼前的利益，到手了便沾沾自喜。任何一個城市的偽善者也不會比那裏更多。他們一面爲了慈善來救人，一面爲了自己來殺人。他們用自己的手來殺，或是用無形的、古老的一些規戒來傷害活生生的人。那是沒有人喜歡的一座城市，住了使人厭惡的人民；可是當它爲敵人攫去，胸中頓然也起了莫名的追戀。說什麼那也是我們的國土，說什麼那也是我們的同胞；我們原可以引他們向上的，如今他們却沉了下去，沉到敵人惡魔般的手掌裏了。即是那些自私的、惡毒的傢伙們，也無法逃開敵人的毒手吧？他們能把一向偏用的私心化成一種強烈的反抗的力量，爲了國家而盡人民的神聖的義務麼？不必期望，他們將是更馴順，他們的心早已死了，只要能活下去，他們會忍受任何的痛傷。因爲是這樣，我纔感到更大的悲哀。

被看做一座美麗的花園的P城，也未能免去那種不幸的命運。每個到過那個城的人都懷着不已的追念，在往時就是如此。而今這情緒像是更濃重了。走上景山的頂上也好，立在北灘的白塔上也好，若是在春夏秋三季，收在眼下的無非是無邊的綠葉。相近的叢樹之中，黃的和綠的琉璃瓦正自閃

着太陽的光輝。那是昔日帝王的殿閣；再遠些，則只見幾處城樓，好像浮在樹的頂上。那只是一座靜謐的和平的古城，住着一些善良的，緬懷昔時繁華的居民們。他們顯然有一份不大合宜的自尊心，因為做過幾朝的京都，便不把別的地方看在眼里。但是他們對於那座城也有過大的信仰，以為是神的或是命運的護衛，他們怎麼能想得到正陽門上會飄起血紅的太陽旗？他們怎麼能想得到鴨步的敵人能從午門一直到了保和中和太和三殿，就穿了那滿釘的皮靴，走在漢白玉鋪成的徑道上？凡是記得起的，想得到的都落到敵人的手裏。那些老人們，也許仍是安閒地坐在石階上，啣了旱烟袋，望着秋日的浮雲，心裏盤算着，到後是不是這樣來說：「那一年東洋鬼子進了京，立秋前後進來的，沒有到『小雪』就都給攆出去了！北京哼，他們哪兒來的這份福氣！沒聽說東洋司令想坐一下寶座，還沒有坐穩就給護座神給打下來，腿短挨不着地，給打了一個大跟斗……」就是在這裏，每遇從前在「城相識」的友人，就像怕提起來似的，誰也不想說什麼。說起來便是長嘆，爲了那個城，除開有使人共同留戀的美麗，在不同的點上，牽住了不同人的深情。

「好好，等着吧，等着不久收復，我們都回去，都回去……」

雖是平常的一句話，却藏了無盡的悵惘。性急的還約好了時日，有的說趕着過年去逛廟會，白雲觀，有的則說到來春崇效寺的牡丹。

是的，誰也不曾心死，就是從微小的私心來說也都企望着有一天失去了的土地再恢復原有的

顏色，要每個人再回到他所生長的地圖上去，讓他犯爲喜悅而流的淚仍復灑在他們熱愛熟稔的土地上。誰都這樣想着，誰都這樣盼着。這不是三兩月前還要發出的無望的嘆息，因爲我們是已經起來了。是的，雖然我們化了大量的血肉的代價，我們龜是起來了！

沒有了家鄉，我不悲傷，也不甘心，我知道不久將有那一天我能高興地踏着那些土地，找尋我幼年所留下來的脚印——蓋了一層血，也蓋了一層光榮。

我的話

已經不必再說什麼話了，當着敵人打來一拳的時候，我們已經着實地回了一拳。

這一拳不只使我們的敵人驚訝，就是那些所謂列強也張大了眼睛。他們真想不到我們這個弱而大的國家還能這樣來一下，他們還以為中國的軍政長官都是一些「恐日症」患者，中國的軍民也都是膽小無能。

這戰爭證明了我們的決心與毅力，我更要敬禮那些士兵們，當着十二日下午我到寶山路去，看到他們都是那麼高興，那麼堅決，因為這再不是爭權奪利，排除異己的內戰，這是為了正義，為了整個民族的生存的決死戰。

在這戰爭中，我第一次看到我們空中的勇士們，和敵人飛機交戰，而且也去轟炸，這說明了我們五年多的日子並沒有完全白過，我們也相當地準備了些。

只是這一點就是使人民興奮了。他們忘記自身的危險，常是佇立街頭，那麼高興地指點，分辨着我們的和敵人的飛機，加以無補於實際的鼓勵和讚美，有時候他們高興得鼓掌歡叫，有時又連氣也不敢喘一口，因為我們的飛機正在敵人高射砲的射擊中盤旋，一直看着逃出了危險，纔像放下了極重的負擔似地輕鬆下來。

做爲一個人，我們都願意活得爽快，死得好。死固然是有些可怕的，可是不能活得爽快將是一件更痛苦的事。我們的敵人正要用他毒辣的手段使我們活着的不爽快，死得不好。

無論敵人加以什麼樣的詛譎和掩飾，也能知道我們實在是到了忍無可忍的地步，在我們的國土上作戰，我們要蒙受最大的災害；爲着到了這萬不得已的時候，我們也只好以戰爭來消弭戰爭了。每一次重砲轟擊，每一次飛機投彈，不知該有多少生命財產在那一聲之中消滅了。我們該忍住了惋惜的情感，讓胸中的憤恨更加深，記住我們的敵人，這筆血債總有償還的一天。

我們不再浪費精力也不再浪費情感，我們要能持久，如果我們那精悍短小的敵人不能吞食我們這個堅實龐大的國家，將輪到有一天我們能一腳踏死它！

偉大的抗戰已經開始了，一切不願做奴隸的人們都應當具有必死的決心，並且仔細考慮怎樣善用自己的一份力量。有着這樣的決心和致慮，我敢絕對相信最後的勝利一定是我們的！

八月十八日



我們的血

血，血，血染紅了廣漠的平原，青翠的崗巒，鏽損了敵人刺刀的利刃，還灑滿了鬧市繁盛的街路。那是忠勇壯士的血，那是好男兒的血，那是手無寸鐵平民的血，那是無辜者為意外的災難所流出來的血。

死者安靜地躺在那裏了，血像泉水似地流着，傷者任着血從臉上或是身上淌下來，不說一句話，緊緊地咬了牙。

自從抗戰以來，這許多日子的歷史我們都是用鮮血一筆一劃寫出來的。

我們的血不是白流的，我們是用血來灌溉我們的土地，我們是用血來培養我們的土地，我們是用血來保衛我們的土地，我們願意我們的土地仍然做我們的保姆，我們希望在這土地上，能生出一朵花——一朵自由的花。

在這土地上我們活過來幾千年，一代一代地我們生長着，衰老之後，我們又爬回土地的懷中去。我們愛她，像愛自己的母親，她愛我們，正像她的兒女。可是在這上面突然來了敵人的鐵蹄，不止殘害了我們的生命，還踐踏了我們底母親一樣的土地，往日我們承受她的撫養，而今需要我們的鮮血來潤澤她了。